

近代史研究

1

1981

回忆红二方面军

贺 龙

（一）洪湖、湘鄂西的游击战争

离 开 白 区

广东暴动后，我从香港到上海。党决定我和刘伯承、林伯渠一起去苏联。原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走^①，坐货轮走。但十六日机关被破坏，敌人说我到了上海，结果他们先走了。十几天后，我走不成，就想搞红军吧！我与周逸群把想法谈了，要他向恩来谈。我说在上海党负责，上了船我负责，一到汉口我就能活动了。谈了四、五次，中央批准了。我们就准备走。走前想搞两打驳壳枪也没有搞成。到汉口的接头关系，恩来交待给周逸群，我只记得“谢弄北里十七号”。我们带了张海涛、^②史庶元^③等由上海坐船到汉口。在船上出了一件事，有个国民党特务叫王国祯，带了一个婊子，与史庶元搞熟了，请我们吃饭、打牌。我只带了三十元，给三个人分了带上，就打起牌来了。那特务本想赢我们的钱，打下来，我却赢了他七、八十元。他又要互相交换地址，我就随便讲了个地址给他。到汉口后，去东方旅馆。我们接头的两个关系被破坏了。我就记起“谢弄北里十七号”，也没有介绍信，就硬闯去了。会到郭亮的老婆。他们以为我是侦探，

① 广州暴动是12月11日至13日，广暴后到上海，最早也得12月中旬，故此处“11月17日”可能是阴历，而阳历为12月21日。

② 湘西人。贺龙同志的老部下。

③ 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生，大革命时期党员，曾当过叶挺部队的团长。

由刘鸣先^①来与我接头，其他人就往下跑走了。接好头，我又去东方旅馆找来张海涛。

在上海时，根本不知道湘鄂西的党组织及工作情况；只知道贺锦斋^②在南昌失败后入了党，并被党派到长江搞游击战争，他带一批南昌失败后留下来的同志到武汉弄了几条枪就搞起来了。贺锦斋当时思想上不是马克思主义，是旧军阀主义。他对过去的失败不服气，以为总会搞起来的。我的情况更是如此。当时沿江至湘西一带，车湾、藕池、新堤、调关驻军全是我过去的部属，四十三军第五师除师长外，其余旅团长都有我熟悉的人。在汉口，与郭亮接了头，准备走，但没有钱。这时武汉三镇要组织暴动，我过去的一个团长蔡申熙^③在招兵，准备组织三个军，武昌、汉口、汉阳各一个军，要我当总指挥，我就准备参加暴动。省委开了会，有郭亮、周逸群和我参加。研究并接受广东暴动的经验，成功则好，若失败就快走，去沔阳会师，湖南的拉入湘东，我主要搞鄂西。不巧，阴历腊月廿三的前夕，敌人破获了一个印刷机关，搞到我们的全部暴动计划。而我们所住的郭亮家又是印刷所的铺保，我们只好转移。这时满城大乱，敌人沿家喊着准备美孚油灯、水等，叫嚷“共产党要暴动了！”

二十四日晚，贺锦斋派一个姓黄的和我的两个侄子^④来找省委送金子。当时省委的经费是由游击队供应的。原来贺锦斋已在藕池发展了百余人枪。他要四十三军五师团长谭浩然等三个团起义。团长们不愿搞，说要等我来，贺锦斋就单独搞起来了。他抄了一家银号，搞到千多两金子，送到汉口。贺锦斋给湖北省委送了三次款，正是省委困难的时候。

我们包了一条船，搞了两支枪和一些子弹。一支打得响的我带上，另一支打不响的别人带上，化装成商人，离开武汉。当时

① 湖南人，大革命时期党员，曾任北伐军叶挺部队的副官长。

② 贺龙同志的堂弟，南昌起义时任二十军第一师师长。

③ 蔡申熙，湖南醴陵人，黄埔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南昌起义时在二十军任团长。

④ 贺学定、贺桂生。

码头上的敌人盘查很严。我穿着皮大衣，围围巾，戴黑眼镜，走到敌人面前打开大衣让敌人搜。敌人看我像资本家，就放我过去了。一上船，我的两个侄子就认出我来了，我没作声。船上有“袍哥”组织，管船的帐房也认出了我，我即教给他一套话，准备应付敌人。开船的时候没有拉桅，船到鹦鹉洲，敌人的汽伐子来检查，船夫装作修桅，把我藏到船的后仓里。帐房送了点礼给敌人，就混过去了。

在 洪 湖、湘 鄂 西 搞 暴 动

二十六日，船到新堤。新堤驻军是李党部^①，周围驻满了敌军。听说观音州有团防^②，只有十条枪。我问周逸群，把枪搞来如何？周有些不愿意，说手里无枪杀不得人。当时我们二十多人，有十几个工人，还有给鲍罗廷当过警卫员的。我说“去拜客！”就去找团防队长。我抓住团防队长的手，就说“我是贺龙，特来借枪”！一个团丁要动手，被卢冬生^③一枪打倒。我们搞到了十多条枪和二百多发子弹，给他们打了收条。船又走了一天一夜，二十七日午到反咀。看见沿江有一家茅棚，站着一些人喊船，我说“迎上去！”结果是贺锦斋他们，就会合了。这时他们已有一百七、八十人，百多条枪了。我们在反咀会合过阴历年。

周逸群调查当地情况，有四家土豪，我们晚上去给他们“拜年”，将土豪杀光了，房也烧了。此时我们取名叫四十九路红军，口号也打出来了。到了下车湾，前委开会，决定找当地的党组织，在这里搞个基础，开展游击战争。

这一天，下毛毛雨，我在门口看到来了一只船。船上只一个人，头戴博士帽，下船就向我奔来。他上来一鞠躬，叫我总指挥。原来这个人是党员，下车湾人。他说他们有十几个党员，组

① 李党部即国民党第十九师。

② 团防是反革命的县区地方武装。

③ 卢冬生，湖南湘潭人，参加过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加入共产党，跟随贺龙同志到湘鄂西进行武装斗争。

织了一下，与石首中心县委联系，但中心县委不承认。我叫他去找中心县委。这时中心县委书记是李兆龙，组织部长刘革非，宣传部长李良耀。第二天，李兆龙来了，他说各县党组织皆已破坏，只有七个县组织了这个中心县委。找到组织就好办了。准备在江陵、石首、华容、监利、安乡五县暴动，杀三万地主。但交通没有把决议完全传达到各县，有些交通还被敌人捉去了。（因此暴动没有按预定计划在各县同时发动，而是先后举行，持续了半年之久），当时党还有两支秘密武装：一是吴仙洲，石首人，三十支枪，六十人；另一支是肖仁谷，河南人，他由武汉到洪湖，只带四支枪，就组织了一个军三个师，军部一支枪，每师一支枪，共十九个人。会合时已发展成一百多人，一百多支枪了。暴动后，有一夜打了七、八个团防。消灭了一部份土豪劣绅，撤到砖桥后，又搞掉了土匪文大哥部百余人。暴动时的暗号是“镰刀”“斧头”。江陵陈香波^①，石首的屈阳春^②也都是暴动时搞起武装来的。后来再到反咀、下车湾，部队已有三百余人了。此时，沿江土匪很多，专打农民协会。前委便在车湾开会，吸收中县心委参加，决定首先消灭土匪，因为他们比团防及国民党军厉害。车湾会议决定，已在群众中暴露的党员要隐蔽下来。当时部队中没有党组织和支部，只有个别党员如史庶元、肖仁谷等。那时政治工作叫精神讲话，内容是摘反革命报刊中于我们有利的材料讲。几个星期后把土匪消灭光了，搞了一百多支枪。车湾会议上还批评了贺锦斋，他来长江一带后，不搞党，却化名斋公，以斋公名义搞了一个党。他刚入党不久，什么原则都不懂，也没有宣传过党的政策，会上有同志说：“你应当写共产党万岁！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他说：“共产党万岁还知道，打倒土豪劣绅不知道啊！”

车湾会议以后，部队即发展到五、六百人，编了三个大队。以滕树云^③为第一大队长，史庶元为第二大队长，肖仁谷为第三

① 陈香波领导的江陵游击队。

② 屈阳春领导的另一支石首游击队。

③ 滕树云是南昌起义时的一个营长。

大队长。不久，听说监利城没有多少敌人，即打监利城。结果，打响之后却发现城内有敌门炳岳师的一个旅，一开始就打伤了我两个大队长。撤下来到调关后边一个镇子，在焦山河开了两天会。会议中，关于上山（去湘鄂边）下湖（在鄂西）的行动方针有过争论。但由于我们考虑到在上海时中央提出在鄂西建立碉堡、搞寨子的办法行不通，不如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会上大多数同志如中心县委李兆龙、刘革非等全同意我们的意见，才决定去湘西。

前委开会时，周逸群是领导，他是前委书记。打监利城是情况不明。肖仁谷这个人胆子小。第一他怕苦。洪湖兵习惯坐船，很少走路，而我们却晚上走路，一走几十里，百多里，还要杀土豪，他们害怕；第二是怕打仗。我们是带着南昌暴动的老兵，能打仗，而肖仁谷部都是农民，打起仗来就有些害怕；第三是对肖仁谷部处理上有些不妥。我们提（夺来）土匪的枪百余支，给了吴仙洲部几支，一支也没给肖仁谷，肖不满意。那时分配枪也不容易。贺锦斋他们提的枪，要从他们手中要枪比要命还难。周逸群也明白这个情况，做了一些工作，没有作通，也就算了。后来，肖仁谷不愿接受石首中心县委的领导，回了洪湖，这个人也不太好^①。

焦山河会议上决定把所有的武装部队交给石首中心县委领导。中心县委的任务是领导游击战争，恢复地方党组织，相机消灭沔阳的叛徒。我和周逸群带贺锦斋等十余人去湘西。约定在六月于松滋、公安一带会师。

回 湘 西 打 游 击

我们过连云溪、毛笔街、张家湾、关山等地，那里都住满了军队。到石门后，住在张海涛家，本来准备会合石门党，谁知石门党已经分裂，石门县委军事部长罗效之带了武装成为叛徒，少

① 肖仁谷后来成了叛徒。

数武装由曾庆轩^①带领在南乡坚持斗争。我们由石门过东洋关，到江垭。我与卢冬生住在徐小桐家，其余同志住在苏子山家。次日，到竹叶坪，我住在钟慎吾家^②。钟劝我回桑植时不要过壳树，因为陈策勋^③在那里，并且派了队伍准备拦截。我们就绕路经麦里坪回到洪家关^④。一路上有不少队伍想跟我走，但这时却不能带他们，因为没有钱，没有粮，养不了兵，周逸群也劝我不要带他们。我答应以后再寻找他们。

在我到洪家关之前，我家里的亲戚朋友们正在打仗，自相火拼。我距洪家关三十里时，就有人去给他们送信，双方立即停火，等着我来。我来到后，召集了这些亲朋，他们彼此还不信任，都荷枪实弹。我说：“退下子弹，再不要打了，都跟我干革命！”周逸群也宣传了一番。当夜（阴历二月初九）成立县委，以李良耀为书记。第三天进了桑植城。此后，我与周逸群去仓官峪，又去我丈人家。回来三、四天，龙毓仁^⑤带队伍来攻，就打仗，队伍太乱，没打好，失败了。周逸群同志不得已去湖北，后来就在那里工作了。

此时，队伍已经散了。我们剩了十个人，到红土坪我大姐^⑥处，联络贺锦斋等二十余人。又找到贺炳南^⑦（有枪百支，人二百），刘玉阶^⑧（枪几十支，人百余）。集合伍队，在小埠头和龙毓仁打了一仗，缴了子弹、鸦片、十余支枪，打死了敌参谋长。尔后，又找到文南浦^⑨贺桂如^⑩便回洪家关，会合李云卿^⑪。这时，陈策勋约了好多团防来攻，李云卿被流弹打死，部队伤亡不少。

① 石门县委负责人。

② 当地一支土著武装。

③ 桑植民团总指挥。

④ 贺龙同志的家乡。

⑤ 国民党第四十三军一名旅长。

⑥ 即贺英，又名贺民英。大革命时期受到党的影响，倾向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在湘西领导一支农民武装。

⑦ 贺炳南是贺龙同志的堂兄，领导当地一支土著武装，加入红四军，后叛变。

⑧ 是贺龙同志的旧部下，领导一支土著武装，加入红四军。

⑨⑩⑪ 都是贺龙同志的旧部下，各领导一支土著武装，加入红四军。

桑植第一次失败，封建占主导作用。个人号召，家族亲戚，旧部下，没有党组织，不是明白了党的方针政策后自愿组成的，而是我来了跟我一起搞，认为可以升官发财。所以说封建占主导作用。若有了党的教育，有了觉悟，就打不垮了。这些队伍，枪是他们的，又没发钱，只是打土豪。而打土豪一方面与他们有联系，一方面方法也简单化，看那家屋子阔气，就搞那家的经济。我只是个人，虽也是党员成份，也代表党，但没有党的骨干，没有党的教育，经不起风波。第二次，我从走马坪回来，会到锦斋，张一鸣^①、李良耀也到了。张一鸣来，部队改编，以贺锦斋为师长，王炳南^②为第一大队长，滕久云为第二大队长，贺炳南、刘玉阶、贺佩卿、王湘泉都是支队长。部队是自归自的原班人马，枪支也没有调整，共有一千五、六百人。

此时，临澧县委书记汪毅夫、慈利县委书记邓侠清和石首中心县委书记李良耀都来了。前委开会，决定打土豪、分田地。贺锦斋不同意，撕标语。其实，贺锦斋不敢反对，他只是想迟一点打土豪，或到别处打，不要搞了他自己的家。我说哪里有土豪就哪里打，这是党的方针。经过批评，还给了他处分。此后就出石门，到了王家厂，那里比较顺利，部队有发展。从溁阳一天到王家厂，搞了一些税收员，回来时受敌人袭击，打散了一批，只剩下千把人。我带手枪队住曾庆轩家，敌人偷袭，我光身跑掉了，到贺锦斋那里。后打了一个伏击，抢了几个骡子，住到泥沙。敌人几路包围，一个夜袭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敌人很多，有吴尚^③、李云杰^④、罗效之^⑤等部。泥沙一仗，贺锦斋牺牲，部队大乱，还有人打我的黑枪。我将部队分散，告诉王炳南处决了几个人。部

① 湖南慈利人，大革命时期党员，湘西特委委员。

② 湖南桑植人，参加过南昌暴动，曾在湘西领导一支农民武装。参加红军后，历任大队长、红四军第一路指挥、红三军四师师长、九师参谋长。1933年在湖北鹤峰牺牲。

③ 敌五十二师。

④ 敌十四军教导师。

⑤ 原是石门县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叛变投敌后任石门县团防头目。

队在南北墩集合，只剩下张一鸣、李良耀等九十一人，七十二支枪。

石门驻军熊少卿和慈利一股人派人来说，只要我去，他们就暴动，配合我们搞敌县政府。熊当时有一个团千多人，慈利也是千多人。我们就去江垭，结果，这两县都增了兵，李抱冰、吴尚两师去了，他们就根本无法暴动。我们就又去石门北乡。这时罗效之单独打我们，我们也有千多人，但只有几百支枪，子弹也很少，而且谷志龙^①、贺佩卿都没有去。两仗一打就垮了，只剩下几十支枪。又从桑植团防刘子维那里夺了二十支步枪，二千发子弹，又收散兵共有三千余人。鄂西特委来信，叫我们与鄂西武装会合，支援湘南，就坚决执行了。当时我是前委书记（从一九二八年三月开始担任），廖卓然、雷效卿都来了。这次，在部队中建了党，连队有支部，每个班有党员、团员，但不强。

我刚来桑植时，部队各自都有钱。这次是要我自己搞，以自己为主，搞兵，搞粮，搞钱，搞穿的，一切都靠自己。

整顿队伍、建立苏维埃

石门失败后，脑子较清醒了，个人英雄骄傲劲也减少了，思想上有了明显的变化，较虚心了，较实际了，知道了打仗不能硬碰，要用奔袭，打土豪要调查，不能光看房子好就打，懂得了政策。我把廖卓然、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姐姐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这时，湘西特委宣传部长陈协平到了，徐才广也来了，便整理部队三个月。

随后，与施鹤部委书记杨维藩取得联系。杨是来凤人，部委书记，当了黑洞神兵王锡九的官^②。二十多岁的人，当了神兵第一师师长，已经满口皇帝腔了。当时利川有十几万神兵，我找杨，不他来。我同汪毅夫、李良耀、陈协平研究神兵之间的矛盾，进

^① 原桑植土著武装，参加红四军后任旅长。

^② 神兵是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武装组织，如大刀会、红枪会、白极会等，其成员大多是不脱离生产的农民，但领导权往往操纵在地主手里。王锡九是这带势力最大的神兵头子。神兵在这一带势力很大，甚至有的党组织领导人也投靠到神兵里当头头去了，施鹤部委书记杨维藩就是其中的一个，前委通知他来参加会议，他也不理。

行分化工作。我们一方面设法加深杨维藩与另一股神兵铁拐李（李长青）之间的矛盾，使杨不得不来找我们要求解决李部神兵；我们将铁拐李杀了。同时，在杨部神兵中进行阶级教育，做深入宣传，使神兵靠拢了我们。杨的神兵瓦解了，杨本人就不得不跟我们走。这次，收编了神兵二、三百人。

我们搞黑洞神兵也是有计划的。不分化神兵，就不好活动。许多军阀武装整军整师就是被神兵搞垮的。神兵头子金侠公（即王锡九）是袍哥，又是地主。我以袍哥办法分化他，还分头做中、小头子和神兵士兵的工作，后来神兵窝子成了我们的根据地。接着，一天一夜奔袭建始，杀其县长，收枪百余。住两日，分东西，做宣传工作。此前，我曾派汪毅夫等去邬阳关做神兵陈宗瑜的工作，又做伐木工人的工作。攻克建始后，我们即去邬阳关与陈宗瑜会合。陈是党员，陈父是秀才。我与其父谈形势所趋，陈协平以同宗关系，与其父谈革命理论，即改编了他们的全部神兵，共二、三百人。接着便打鹤峰，收枪百余支。这时各种工作大发展了，搞群众运动，搞苏维埃。不久，万涛^①由鄂西周逸群处来，部队扩编，打败了王文轩^②。

进鹤峰后，整理了部队^③，搞起了苏维埃，红军中有了党代表、政治部、团、营都有了。政委借了恽代英的名字，其实他没来，因为他在知识分子中有威望，就打着他当政委的旗帜。再打桑植，打了三仗。第一仗打团防。打跑了陈策勋，搞苏维埃，有了两个县，都是奔袭的战术。部队在桑植整顿了一下，有两千人。向子云来攻，他过去是我的一个旅长，驻永顺，有四、五千人。我曾写信给他，叫他不必要来攻，来则送枪而已，他偏来。第二仗便是打他。他先派两个半营，由团长周寒之带领。我在南岔渡口把船放到西岸，让他过河，我隔了六、七里路将队伍埋伏

① 万涛，四川人，大革命时期党员，鄂西特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② 王文轩是鹤峰团防头子，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

③ 1926年7月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通常称红四军，贺龙任军长，恽代英任党代表（未到任），黄鳌任参谋长，下属第一师是主力部队，此外，还有文南浦、贺桂如、贺佩卿等几个支队、大队。全军共约1500人。

好，等敌来后一个伏击，全歼了他一个团，至少两个营，千多人。我们的队伍就壮大了，有二千多人，覃辅臣^①也来了，编了两个指挥部（第一路指挥部及第二路指挥部，各等于一个师），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第三仗仍打向子云。他的先头部队打败后又要来，我又写信劝他，他不听。向子云自己率三千多人倾巢来犯。我也有三千人，二千支枪。我派谷志龙守住桑植城南大山三百磴，准备捉人，我把桑植城墙拆了，城门烧了，只留下南门城墙不拆。等敌过河，我们撤上梅家山，怎样埋伏，怎样攻城，都布置好，等他一进城，就一齐猛冲，一直打到赤溪河。结果将他们全部干掉，缴枪千多支。尚子云的尸体沿河而下流到津市，脖子上还挂着驳壳枪。只是向子云的兄弟带着百余人从谷志龙守的地方跑掉了。谷志龙胆子小，敌未来就先撤了，没捉住敌人。这一仗打过，在桑植整理了两个月，搞了政权，有两个县比较巩固，就去大庸打熊家地主熊相熙、打轿子垭，我还调了何健^②一个团，团长吴玉霖是我旧部，他派六个连帮我围寨子。打了一个星期，打开寨子，地主跑了。我们退回桑植。敌吴尚部及慈利、桑植几股团防来犯。此时我们已有四千人，三千支枪，想打一下。我们两路出兵打他们，结果没有打胜，有些伤亡，就走了。队伍拉到沿河，进樟耳坪。因为等伍琴甫^③误了时机，被敌人赶上，一接触，伤亡好几百人，两个团长（贺桂如、陈宗瑜）牺牲了。这两仗损失了千多人，就撤到鹤峰整顿、过年。

在五里坪，我摔坏了腿，住了两个星期。后来打孙竣峰。他是几十年的团防头子，在五峰杀人无数，有火枪万支，土炮千门。晚上，我们一个袭击，占其老巢湾潭，杀其祖孙三代，建立了苏区，搞了很多粮食，鹤峰就更加巩固了。后到西斋、申金渡，知道了六军^④消

① 桑植土著武装。后任红四军第二路指挥。

② 湖南军阀。

③ 原是当地一支土著武装，参加红四军任团长，此时叛变。

④ 1929年7月长阳县委组织一次暴动，武装千余人，组成红军第六军，由李勋同志任军长。但八月间即遭敌进攻而失败，李勋同志战死。1930年2月在鄂西独立师基础上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以孙德清同志为军长（后由邝继勋任），周逸群同志兼政委，段德昌、段玉林分别为一、二纵队长。

息。六军打入公安，隔三十里路在公安与六军会师。走前把桑鹤工作交给汪毅夫代理（领导桑鹤两县、五峰、长阳一部），后来周小康^①也由鄂西特委派来。当时与鄂西关系多，与湘西关系少。鹤峰由我姐姐负责，桑植由贺文渊管。鹤峰有中心县委，总管桑（植）、鹤（峰）、五（峰）、长（阳）、宣恩。

（二）红二军团在湘鄂西、黔东 根据地的斗争

红二、六军会师

我们与六军会师后，到普济观开前委会，成立二、六军，编成二军团^②，总指挥部住府场。当时二军住府场，六军住峰口。我和周逸群同志去六军，想解决会师后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在往峰口的路上，见六军筑有工事，面向二军派出警戒，我想其中必定有人挑拨，就叫周逸群同志下来看，周当时是特委书记又是政治委员。我们到峰口后，段德昌同志待周逸群同志一下马，就把他拉进去，把原委告诉他，说是二军要提六军的枪。这时逸群就拉德昌出来和我一起谈。周逸群是不发脾气的人，而这次却大发脾气，问有人证、物证没有？当然找不出什么根据来，逸群同志就火了。当时就在德昌的司令部里开了个会，未解决问题。会后，我即回府场，约定第二天开联席会议，二军、六军一起开。次日，二军负责同志全到了，地方干部也到了。六军却只派一个代表来，那次是许光达同志当六军代表。后来听说是邝继勋同志想当二军团总指挥。这次会议后，邝继勋同志即调回中央。

部队会师后即打监利。第一次打监利没有打下。部队就在普济观开会，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当时确定要把苏区的白点打

^① 鄂西特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

^② 1930年7月中旬，根据中央指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孙德清任参谋长。同时，红四军改为红二军，贺龙兼军长，红六军以邝继勋任军长，段德昌任政委。两军共一万余人，五千多支枪。

掉，扩大和发展苏区。决定第一步以六军肃清长江南北之白点，因为六军是在洪湖生长的，不愿离开洪湖。二军是从山上下来的，就搞襄河北岸，以三个月为期，二军将荆（门）、钟（祥）、潜（江）、京（山）、天（门）的白点拔掉；六军将江（陵）、石（首）、当（利）、沔（阳）的白点消灭。尔后会师潜江，就搞荆（门）、当（阳）、远（安）。然后，再搞南漳、谷城，与襄北的九军^①打成一片，搞一个战略后方，长江发展兴（山）、（秭）归、巴（东），与湘鄂边联成一片。然后去汉阳，与鄂豫皖打通，共一年工夫，若做到后，襄河、长江都可机动，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讨论过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一带人口多，粮食多，威胁宜沙（宜昌、沙市）。兴、归、巴搞起来，牵制宜昌，湘鄂边也威胁宜沙若武汉来攻，我有苏区，九军可牵制樊襄兵力，互相起作用。这次还讨论了建党、建团、政治工作、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游击习气等。一共开了一个星期会，研究得很细。后来，邓中夏同志来了，就把我们的计划打烂了。

部队将过襄河，邓中夏同志赶到黄家场，在黄家场开会，传达了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的决议。国际的指示是叫建立根据地，建立后方，中央的决议是要我们援助中央红军攻打长沙，命邓中夏同志任特委书记兼任二军团政委，周逸群同志代理特委书记留在后方。当时逸群同志是坚决反对的，争论很激烈。最后决定打监利后再行过江。

部队南征时与邓中夏同志的争论

第二次打下监利后，部队就渡江南征。六军打下华容，二军攻克南县。此时，邓中夏同志要求二军渡五条大河去攻打安乡，然后再过二条大江打澧州，把部队放在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后来我提议把部队放到北面向澧州进攻。打下了公安、津市，消灭了川军张英、马坤山等部，围起了澧州。这是与邓中夏同志的第

① 即活动在襄（阳）枣（阳）宜（城）苏区的红二十六师。

一次争论。

围攻澧州，一星期未打下，继又打了石门、临澧。打下石门后，邓中夏、段德昌留在石门，由我带部队打下临澧。部队攻克临澧后，孙德清、王一鸣从邮局得到国民党的报纸，知道一、三军团已退出长沙，形势对我不利。但政委、参谋长不在，我就临时处理，命二军与十六师过河撤到合口准备回苏区。我到石门，把报纸给邓中夏、段德昌看，我说常德、桃源不能打了，再过沅水不利。邓中夏见我后大发脾气，说没有我的命令你就把队伍撤走？他要重新打津市、澧州。我则说进公安，由藕池回苏区。因此，就在合口开前委会。邓很孤立，其他军、师长、政委都同意我的意见。但邓一定要打，使用了他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当时有一条原则：即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邓说六军打津市，二军打澧州。结果都没打好。六军参谋长^①在打石灰港时淹死了。这是与邓中夏同志的第二次争论。段德昌同志当时是同意我的意见的。邓名义上要段德昌去后方搞赤卫队，实际上是撤了他的职。段就和我说过：“胡子，这实际上是撤我的职啊？我有什么错误？”

打澧州后，部队退到了扬林寺，引起了第三次争论。邓中夏同志提出要建立第二个中央苏区。扩大苏区、创造苏区我同意，但不同意搞第二中央苏区。当时我还不了解许多大道理，只晓得已有了一个中央苏区，怎么能再搞一个中央苏区？再是，关于找阵地与敌决战也有分歧。找阵地找什么阵地？仅仅有山而部队没有吃的也不利。我说打了公安，进苏区就有了门，要扫除障碍。他同意了。我命二军打下了公安。敌人解了澧州围后，李觉派十八个团来进攻我们。陈渠珍^②带三个旅走西斋、街河市向我进攻。而当时六军两个师，十六师在扬林寺，十七师离这里几十里，在街河市。我说这个仗不能打，要打得集中兵力。这时汤慕禹^③刚

① 刘仁哉同志，陕西人，党员。

② 湘西土著军阀。

③ 四川人，大革命时期党员，黄埔四期学生，后又留苏，曾任二军团参谋长，六军军长。

当军长，他是刚从苏联回来的，不了解部队，没有经验，就争论。我说：第一，我反对打这个仗；第二，反对离开根据地；第三，反对搞第二个中央苏区，搞苏区可以，“中央”两字去掉。创造、发展苏区，我坚决干，却不能再提中央二字与中央苏区对立。邓中夏不听，结果，杨林寺一仗我军因队伍分散，被打个稀巴烂。十六师打烂了，十七师被敌割断了。我急调二军来刘家场，命总指挥部芦冬生的手枪大队顶住，才把队伍撤出来。我再问邓，他不作声了。我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你瞎打。后来，二军团进鹤峰走马坪，接到我姐姐来信，说甘占元部^④来了。我们即在五里坪包围他们，解决了甘占元部，稍稍补充了一下。此后，还东出打过石门，在瓜子峪受阻，又撤回苏区。邓中夏叫我整理后方，六军打渔洋关，二军打长阳。我带少数人去邬阳关、资邱一带，在都镇湾碰上二军。邓中夏又来信叫我带二军再攻渔洋关。渔洋关在六军打时只有川军郭汝栋部一个营，据险扼守，六军尚未打下。此时敌已增两个团，更打不下了。第二天，我到六军军部找邓中夏。一见面，他就大骂我不打渔洋关，说因为二军是我的。我说二军是党的，你问士兵吃饭了没有！我说先去走马坪、枝柘坪搞粮食，整顿部队。结果邓给了我一个班，叫我筹款、搞粮，我答应了。就在这时候碰到了叶光吉^②他赶三百匹骡子，有大批布、棉线、鞋袜。叶来找我当红军，问要不要他。我说要！他决心戒掉大烟，送上骡子货物，跟我当红军。我又搞了一些东西，才回枝柘坪。我先一个人进去，有人问：“搞到没有？”我说：“政委只给我一个班嘛！”邓又不高兴。我这才将几千斤棉、布等货物拿出来。住了两天，川军杨铭一个师从恩施来犯。邓中夏要我带一个团打杨铭一个师。我问多给一些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好打就打，不好打就不打。过了三天，打了一个伏击，打胜了，邓没话说了。

④ 原是川军杨森部下，在军阀混战中被打败，流窜到湘鄂边界，冒称“共产军”，到处破坏我军声誉。

② 湖北宜都人，党员，后任红三军七师师长。

在枝柘坪会议中的分歧

部队在枝柘坪时，鄂西特委派人送信来，严厉批评邓中夏。当时我并不知道信的内容。有一次，邓中夏念诗给我听，我说我不懂，他就谈起他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邓说：国际路线、中央路线我都执行了，我是在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之间摇摆的。我说：你是机会主义路线！他伤了心，拍桌子问：那个讲的？我说是我讲的。

在枝柘坪会议上争论很凶。一是“上山路线”、“退却逃跑”大帽子都给邓戴上了。二是红二军团改变为红三军^①。对这个改变，大家很不满意，认为邓中夏犯了错误要我们都受处分。三是大家要求回洪湖苏区，先把立三路线搞清，再是把邓中夏同志领导的这一段做出结论。

在会议中，邓中夏同志作了决议，他坚决不同意回洪湖。决议中说：“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必死”，主张开辟荆（门）、当（阳）、远（安）苏区以救洪湖苏区。

部队听说向洪湖方向发展，情绪很高，一天就打下了野三关、歼戴天明^②一部，跟着追过江，占巴东。过江第二天，七师^③占兴山，八师^④占秭归。接着，部队向荆、当、远方向进发。打到荆门、远安后，我叫王一鸣插一条腿到沙洋去，使部队从潜江回到洪湖去。邓中夏同志却不同意，硬要二军打当阳，要在鄂北找“井冈山”。部队刚围当阳，宜昌、沙市敌人援兵已到。打了一天，部队伤亡很大。邓中夏同志没有经过商量，从荆门把王一鸣同志调回来，又马上要许光达增援。接着，在马良坪

① 1931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把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孙德清任参谋长，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把红二军团部队改编为七、八两师，七师师长孙德清兼，政委李剑如，八师师长王一鸣，政委王鹤。另由洪湖苏区的部队编成第九师。

② 川军旅长。

③ 即原红二军团第二军，1931年3月改为红三军第七师。

④ 即原红二军团第六军，1931年3月改为红三军第八师。

又被迫打了一仗。

在房县时，邓中夏同志没有什么转变。当时，在地方上肃反斗争也错杀了一些人，地方工作有很大的削弱。打土豪及搞粮食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搞白木耳连贫农的利益也侵犯了。“千里房县一条线”，几十万人口要养几万人，群众发动不起来。房县土改表面上改了，实际上没有改。

在军事上也有争论。到房县不久，敌人分两路进攻房县。一路是张连三^①走郧阳西面绕道到房县，另一路是范石生^②从石花街正面过来。我主张集中全力消灭张连三，尔后从武当山背绕过去打范石生。但邓中夏同志不同意，要部队两面作战，对张连三防守，大队伍去打范石生。那时，天正下大雨，房县只留有贾鸣钟^③一个团，其余部队，连芦冬生的警卫营都出发了。敌张连三部突然接近了房县。那是一个背水战，部队拚命地打。如果守不住房县，部队也就收不拢了。打了七天，后来又调一个团打张连三。如果当时不分兵是可以全部消灭张连三的。

打张连三时，李成蹊^④当时在廿一团当营长，他打得很好，坚决守住了；也是背水战，水势很大。打了张连三，再从侧翼打范石生，从左边绕过去打的。此时，听说新六军^⑤沿襄河而上，已到达刘侯集。新六军又从刘侯集到襄枣宜苏区，帮助九军攻打了不少据点，范石生部被迫撤退。

在青峰镇，全体一致要回洪湖，只有邓中夏同志一人不同意，他只占一票。部队就出发打南漳，本来可以消灭守敌一个旅的，但邓中夏同志在途中仍犹豫不决。邓说：新六军接不到、房县苏区失败了怎么办？此时部队已离开了他的“井冈山”了。到南漳，会议上师长、师政委都不发言。当时我就表了态，我说坚

① 鄂豫边一股悍匪。

② 敌五十一师

③ 陕西人，党员，八师二十二团团长。

④ 湖南桑植人，党员。

⑤ 1930年底在扬林寺战斗中与主力失掉联系的六军十七师一部分先后回到苏区，经过整编，称“新六军”，由段德昌指挥。